



冀東雜訊

通訊

藝寧

朋友，你再三要我報告一點我的家鄉的消息。你知道麼？我的

家鄉，那明媚的景色？遠處有海，近處有河有山。盤山的雲罩寺永遠埋在煙霧裏，萬松寺、天成寺有古老的虬松和翠綠的竹林。春天我

們在落紅叢裏趕三月三的「桃花會」，秋天我們到「梨樹行子」

下面隨意摘白梨，聽松風，聽響瀑。我不相信匡廬和黃山比它好多少，除了那兒多幾種要人避暑的洋房。假使你覺得這山可愛，那麼

山下的人家該是多麼快活。他們引了清涼的泉水，種青青的稻子，栽碧綠的荷花，上岡、下岡、公樂亭，那多水的村居，佈遍我們幼年的

足跡。這兒沒有北方特有的狂風，更沒有隨風而來的砂土。一直說他是江南吧，但人又是那樣老實，質樸，甚至不會知道自己是那一

國的百姓！他們的生涯是插秧，割稻，摘棗，收柿子，和逛廟會，趕集。當我回到家裏時，自然第一是先看映在水裏的青山，第二就是到薊

運河裏看古老的帆船。這河把我們的白梨，柿子，益母草，糧食，載到蘆台去，上火車運到天津。再由大都市運回香煙，煤油，洋燈罩，以及

各種可以引誘鄉下人花錢的東西。

在平疇上，就種着玉蜀黍，高粱，小麥，和花生。

這裏的人們有一付笨而單純的腦袋，但他們却勇敢、義氣，不願受任何踐踏，也不願踐踏任何人。爲了給朋友報仇可以送掉自

己的命，他敢拿一把單刀抵抗盒子鎗。

但是，完了，朋友，我們那些單刀的武士從喜峯口戰役以後就失掉了他的自由，我們那些有義氣和勇敢的漢子却正被最懦弱

最無恥的狗吞噬着，盤山失去了古隱逸之士的光輝，薊運河也只是一團濁浪了。

朋友，你該記得民國廿四年冬天那一回香河事變，這渺小而充滿塵砂的城池，曾占據過全國最有名報紙的要聞欄。那兒我會作過半年小學教師，離我的家鄉不過七十里，坐驢車是一天的路程。人們質樸和單純的勁兒並不比我鄉差，但越是這樣的人不是越容易強好嗎！據我所知，作那次漢奸叛變首領的武毅亭，在北伐

成功以前就是劣紳和京兆省議會議員。後來被年青氣盛的黨員給擠出縣城，就時時窺伺着報仇的機會。果然他的兒子在「東洋」娶來一位下女，而塘沽的兩杯香檳也正注定了我們那兒的運命。於是，第一聲漢奸的炮彈就在北平一百里開外響了，自然，他的尊媳得負着「特務」工作的責任。

這藥線燃着了我們「股專員」的大規模叛變。

武毅亭現在是天津租界的寓公了，不曉得他的生活費是否有着特殊的來源，只知他爲冀東政府作了一部「憲法芻議」，裏面有「國民之自由與自由」、「國民之平等與平等」、「國民之自治與自治」等節目。（一個朋友曾看見過的）你可以推想這位漢奸前輩的精深博大，也許今後的殷氏政府將採取他作立法大綱。

讀過明史，知道李自成入京城有大臣勸進的事。——譬如大學士魏藻德。不久以前，文壇上也曾吵過一陣文人無行的糾紛，我想，朋友，假使你不到冀東來，你還看不見無行的知識階級無行到如何地步！十來個省立中學校長很馴順的接受了殷汝耕的委任。又很勇敢的從禮堂正面卸下了孫中山，而掛上他們的「殷長官」。（還好，不是××天皇！）我不相信他們若貞節一點就會沒有飯吃；即使退一步講，說失業吧。據可證實的估計，有有些人當校長的结果，私產已經超過一萬元，可是居然還瞪起眼睛想藉出賣祖

宗和文化，來維持他們刮錢的地盤，使人不得不爲「人心」三嘆。而他們的殷長官呢，也就很大氣地從走私稅收裏分出一點肥，給他們漲了工價，（各縣教育局長由四十元增至八十元，科員由二十餘元增至四十元。）這個剝肉補瘡的伎倆很收到意外效果，譬如最近一位同鄉（也曾同學）就寫給我這樣一封大札：

「在平多承我弟關垂，但報酬涼薄，實覺難支。暑中××兄力邀來縣，不得已，未告而行，請先恕罪。到此兩月，不過寫三四次「等因奉此」，已是大洋九十元入袋矣，誰曰錢難賺邪？一笑。來信關於政治問題，請隻字勿提，至要至要。」

不想大洋九十元就活吞了這位朋友的人生，而對政治問題不敢再提隻字。我將永遠保留這種「文獻」，萬一有時「復我舊物」時，我非問他個「尙有何說」不可。

金錢，金錢，這就會吸收去喊口號貼標語的愛國同胞！

在通縣（漢奸的首都）的舊日省立女子師範校門上，掛起「大××軍通縣守備隊」木牌，有虎視眈眈紅篩帽黃呢衣的「皇軍」作預備放式地值着崗；從先省立民衆教育館的禮堂却變成「大××駐通縣特務機關長」的辦公廳。而在特務機關四外的清季廢棄倉房，又正開辦着「冀東警團幹部訓練所」，在前清這裏盛的是老百姓的脂膏，（由運河送來的糶糧）到如今這兒又豢養起吃人的狼狗，前後聯輝，想來這地方將永遠充滿血腥的味。誰說

通縣不繁榮呢，今年年假我特爲到那兒「巡禮」一下，整齊平坦的石子路，綠色小巧的洒水车，電燈電話，還有味の素，大學眼藥，老篤眼藥的輝煌招貼。東洋料理的名字，希奇古怪，太陽館，大和料理，松月堂……

殷汝耕的殿堂是以前的聖廟，荒廢已久。「革命成功」後一度當過「市黨部」，市黨部的活動被二十二年敵人的炸彈轟完了，（那時，通縣遭了一個不算小的「劫數」）代之而起的是「密區行政專員公署」。後來終於由專員公署而「防共自治政府」了，孔老先生也就隨之而用夷變夏。這不止精神，物質上也增加了暗綫的電燈，東洋神社式的路燈，柏油馬路，成列插紅心旗的流線汽車。把個夙日寂寥的東北隅點綴得輝煌燦爛，只是附近那十三層燃燈古塔，依然破敗頹唐，似有不諧和之感。

市面被這種非常的嗎啡針給興奮起來了，客棧裏住滿了奔走營謀的人物，他們多半是過去失勢的豪紳。一般陌生旅客，有時找到一間房子都難，比起北平打磨廠，西河沿一帶旅館以房價八折招徠生意的現象，真使人縮笑全非；至於走私貨物的暢銷，友邦人士之擁塞，那倒不止此地爲然，試看大河以北還有那一塊是我們真正的領土呢？

我的弟弟告訴我，我們一個村裏就有着一百人以上吸毒，二十七家是連吸帶販，而總供給者自然是與我們經濟提攜的好友。

有鴉片嗜好者很容易變爲吸毒者，因爲吸毒在方法上簡捷，不必一定要短榻橫陳才可噴吐。而且在金錢上起初也透着經濟，一份白面的價格不過一百個銅子兒，可以支持一天，自然可算物美價廉，但這東西可有越吸越多的魔力，且難於戒止，又不能用鴉片頂替。人們把所有的產業弄光之後，于是便連帶販賣起來，他們只不過爲了賺點兒抽，掙錢是談不到，因爲先得讓成批的販子剝一層去之故。白面兒製造出來時是十九兩五錢一大包，售價至四百餘元，可是等分成小包並屢假後，每一兩的價格可以漲到四十至六十元，那麼，一整包貨就可售至千元左右，請想誰不看了眼紅，而豁着生命去販運呢？

「他是『棒子』別惹他。」鄉下人都懂得這是怎麼回事。衣服不三不四，（譬如西服外面套棉袍，航空帽，皮鞋。話更不三不四的人，騎着自行車，上面縛個破皮包，這就是按定期到各處零販所發貨的棒子。在長途汽車上這種人更多。他們比所有旅客都橫，車上沒座兒了，別人先下去，得叫他們上來；車上不許帶自行車，無代價的許他們攜帶。到了崎嶇難走的地方，大家都下來推車，他們就巍然獨坐。車開慢了，「他媽的，混蛋的嗨，快開的，你的也好，我的也好。」我們聽起來真扎耳朵，司機生可老是陪着笑臉，尤其在北平，他們就更橫，東西不讓檢查不算，有時沒有丟東西也硬嚷丟了東西，而叫夙來對我們很威風的警察和憲兵賠償。您不是看見兩位

作家描寫白面房子綁票殺人強佔房子的小說嗎？你千萬不要以為那是誇大，我勸您；因為我保證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實，而且是發生在中華民國黨察政委會所在的北平。

可是您一定想不到在我們的家鄉「棒子」們近來却大大老實起來了，那原因是什麼？就是鄉下人急了，於是掄起了鐵樣的拳頭。棒子起初簡直橫得非凡了！公開地跟村長副要房子，賣白面（因為沒人敢租給他們）不，就佔學校，村公所，廟宇，保衛團團所，總之，一切辦公的地方罷，外面懸起牌子：「××洋行。」於是所有流氓型的東西全來了，學校停課，公所蕭然，後來竟和地方土匪勾結着綁票了，（我的兩個小學同學就幹了這個職業，終於被戰區保安隊鏟殺了！）鄉下人覺得自己的房子和田地都在動搖啦，「打吧！不打我們也是死，打呢，頂多也是死！」不知道什麼人唱出這個口號來，果然，不到一個月，浪人們都自動撤退了。

鄉下人也沒有死。

而「棒子」就開始不敢惹鄉下人了！

「打」多麼簡單而有力的字眼啊。此刻棒子們只得利用着自行車送貨，只有火鎮市還有着他們的巢穴，鄉下大約是肅清了。我在一個鎮市的汽車公站等車時，就遇見過一幕喜劇：

一個棒子趕汽車來了，他有點吃醉的樣子，向汽車站的女掌櫃（汽車是私人經營的）說：

「上次我的在這等車，眼鏡的丟了。」

「你胡說白道，媽拉個×的，誰還為你一付眼鏡滅了良心！」

「是丟了。」

「別給我放屁了，他媽的給我滾蛋，別這兒想說（賴詐）我！」

我為這中年婦人捏了一把汗，了得？得罪異邦人士，「國際交涉呀！」這是北平警察的口頭禪。但誰想那棒子却一聲不響地提着破皮包溜了。

我甞過去問她怎麼回事，她很不在乎地說：

「這老棒子，壞透啦，儘說人。他在這邦均鎮賣白面兒，好幾份子呢，就他不好。先生，棒子也有好的，也有不是人的，可是全怕打，越跟他橫越不礙事，對不先生。」

我從心裏對這婦人人生出崇敬之感了，雖然事情不怎麼出色。連女人也慷慨激昂起來，您一定以為我們冀東的漢奸統治不會再延長了；可是，您知道，與頭腦單純的鄉下人對立的，還有頭腦豐富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「等漢奸」走狗呀。××在各縣都設了顧問，這您是知道的吧？一個顧問每月支薪水一百五十元，由政府發，在薪水之外，一定還有巨額的活動費，誰給，我們說不清。我知道在我們縣城駐的那位就花了很不小的價錢僱了好幾個「密探」。這些密探全是本城人，對各方人物有相當熟悉，他們出身多半是花花公子，念過幾天中學，平時在鄉下是包攬詞訟的能手。

現在他們得其所哉了，只要每星期造一份報告，每月就可領四十大洋。他們有什麼可報告的呢，無非那些會拒絕借給他錢或會因逛士娼，嫖戲子而跟他爭過風的人們倒霉罷了。「反滿抗×」的帽子，是比「思想反動」的帽子更容易加到一個老實忠厚人的頭上，以此鄉下人都得巴結着他們，甚至像我們這樣人回去也充分懷了戒心。我回了兩次家就沒敢經過縣城，雖然我很希望到那裏去觀光一下。

一切公務員，從業員，自然也比對中華民國更忠誠的幹他們的走狗事業，因為他們的主人給他們加了錢了。

別的學校我不大知道，各師範學校都給學生加了飯錢，教員加了薪水，燒煤球的爐子變成有煙囪的洋爐子，學生們咧着嘴笑

了。「今天又吃牛肉呀！」但對於中國歷史不再講授，××文變成第一外國語等等事實，他們却全不理會。

有的人更在所謂冀東日報一類的報紙上吹噓着他們教育廳的德政。

許多學校任職的校長或教員，是曾經教過我們而被我們趕跑的「屎蛋」

他們向五色旗，殷長官像，行着虔敬的三鞠躬禮。

倘使您不嫌煩瑣，下次我將告訴您關於民團，禁毒，漢奸傾軋，以及其他更多的無恥的事實。這次先止於此吧，怕您也疲倦了，祝你好。

再 崇 高 的 母 性

黎烈文作 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
上海雜誌公司代售

定價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

此書爲作者近年來所寫散文。雖係「身邊瑣事」之作，多爲人類至情之文。初版不及一月，即已銷售一空，現已趕印再版出書，凡看厭了時下「戰士」的人身攻擊的文字，想換換口味，讀點純潔，真摯的抒情作品者，不妨拿來看看。